

文学与新闻传播研究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s [第六辑]

◎ 白 薇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白 薇 / 主编

文学与新闻传播研究

[第六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第六辑/白薇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81108-991-2

I. ①文… II. ①白… III. ①文学—文集②新闻学: 传播学—文集 IV. ①I-53②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0424 号

文学与新闻传播研究(第六辑)

主 编 白 薇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9.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991-2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文 学 研 究

- 唐代诗学中的境象观 陈允锋 (3)
唐初学术背景下的文质论 梁 森 (24)
晚唐五代享乐风气对“词为艳科”的影响 王秀林 赵亚娟 (43)
论落魄文人石孝友的俗词创作 何春环 (61)
论辽代的佛教文学 黄 鸣 (72)
论废名新诗观念形成的过程与语境 冷 霜 (81)
“革命小说”的两副面孔 刘 震 (100)
存在·需要·本质
——对文学与“人学”关系的再思考 刘淑欣 (112)

语 言 学 研 究

- 反义复词偏义现象统计分析 杨吉春 (131)
谈中古汉语方位词形式系统的演变 林晓恒 (138)
《聊斋俚曲》中的语气词“啊、呀、哇、哪”
——兼论“啊”与“呀”、“哇”、“哪”的关系 翟 燕 (148)
从《语言自迩集》看清末北京口语中的重叠式副词 卢小群 (157)
黄侃字词关系观念再思考 韩 琳 (169)
汉语语素的识别探析 单晓青 (177)

新闻传播学研究

- 我国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断想 王晓英 (187)
再论电视剧民族文化品牌的建构 吕乐平 (195)
少数民族电视节目主持人传播效果分析 张芝明 李娇娇 (201)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两种范式 岳广鹏 (211)
荧屏背后的“超叙述者”
——湖南卫视内容编排创新研究 杨晓凌 (229)

文学与新闻传播研究

- 凝视与社会体验：观看《阿凡达》 陈俊妮 (240)
从 IBM 和 apple 的视觉传播看跨文化广告中的文化共性 郭梅雨 (247)
傣族文化元素在现代广告中的应用
——从两则“立邦漆”广告谈起 刘卫华 闻 硕 (254)
媒介的体验偏向 范小青 (266)
从营销学角度解读电视购物产业发展 王 斌 (276)

民俗学研究

- 论子嗣对女性家祭地位的影响
——以山东沂蒙山区榆钱村为个案 王卫华 (285)
试谈云南省宁南彝族自治县彝族传统文化教育 阿里瓦萨(刘正发)(297)

文 学 研 究

唐代诗学中的境象观

陈允锋

“境象”作为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与人们经常提到的“意象”、“意境”以及“境界”等理论范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都涉及古典诗歌审美特征、艺术形象的创造及其抒情方式等问题。从时间上说，“境象”理论在唐代诗学中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备，是对唐诗创作实践及其审美特征的理论概括。后来逐渐兴盛起来的意象论、意境论或境界说，从理论渊源上讲，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唐代的境象观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本文拟从唐诗作品出发，结合相关诗学理论，对唐代境象观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归纳总结，以期发掘一些有价值的新资料，并在具体层面上深化意境论研究。

一、境象观在唐代诗学领域的确立及其基本内涵

境象观在唐代诗学领域确立的标志，从最表层的形式上讲，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的诗学理论著作开始运用“境象”这个概念。在唐朝之前，刘勰《文心雕龙》曾经分别以“境”、“象”论文，比如《论说》篇在讨论理论文章写作问题时说：“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①意思是说佛教教义在理论表述方面达到了非常圆满周密的境界，这大概是以“境”论文最早的例子；《神思》篇在论述创作构思活动时，则用到“象”这个概念：“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又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②这两处的“象”，前者指作者意中之象，即构思活动中与情感相伴随的意象，后者指文学包括诗歌作品中用来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意象。但是，以“境”或“象”论诗，在唐代以前还不

^① 【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四，第3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又唐人方干《重阳日送洛阳李丞之任》诗云：“为文通绝境，从宦及良辰。”此“绝境”之义，似与刘勰《文心雕龙》用例相近。

^② 【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六，第493、第4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是很普遍，而且在诗学理论或者文论领域尚未出现“境象”连用的例子。唐朝的情况则不同，不仅出现了“境象”这个完整的概念，而且以“境”或“象”论诗的例子相当常见。比如旧题王昌龄《诗格》中说：“了然境象，故得形似。”^① 跋然《诗议》也说：“境象非一，虚实难明。”^② 这两个例子中的境象，都是用来指称外在的客观物象^③，这是唐人运用境象概念时最基本的内涵之一。类似的例子如郑颢《续梦中十韵》：“间岁流虹节，归轩出禁局。奔波陶畏景，潇洒梦殊庭。境象非曾到，崇严昔未经。”^④

有时“境、象”两字虽然并未连用，但同样是指客观物象，如张说《岳州西城》：“危堞临清境，烦忧暂豁然。九围观掌内，万象阅眸前。”^⑤ 白居易《洛中偶作》：“凡此十五载，有诗千余章。境兴周万象，土风备四方。”^⑥ 跋然《苔溪草堂》：“境净万象真，寄目皆有益。原上无情花，山中听经石。竹生自萧散，云性常洁白。”^⑦ 徐铉《题碧岩亭赠孙尊师》：“绝境何人识，高亭万象含。凭轩临树杪，送目极天南。积靄生泉洞，归云锁石龛。”^⑧ 后人使用境象概念，有时就沿用了这一层意思，如况周颐《蕙风词话》：“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根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⑨

在唐人观念中，境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指的是诗歌作品中具体的审美意象或者审美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境象往往分开，或单称“境”，或单称

^①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7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②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20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境象非一”，“非”原作“不”，兹从《吟窗杂录》本改。

^③ 关于跋然“境象非一”之“境象”之所指，可参见陈曦钟先生：《释“境象非一，虚实难明”》，《红楼疑思录》，第70—7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④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六三，第14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扬州书局本，1986。本文引用《全唐诗》诗句均依此本，以下只注卷次及页码。又，唐代薛用弱《集异记》亦有“水石云霞，境象殊胜”之语。

^⑤ 《全唐诗》卷八十八，第229页。

^⑥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八，第4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⑦ 《全唐诗》卷八一六，第1999页。

^⑧ 《全唐诗》卷七五五，第1879页。

^⑨ 【清】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卷一，第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象”。比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论孟浩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一联时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孟浩然的这两句诗，出自他的《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写作者身在异乡、遇见故人时的欣喜之情，诗中不仅化用了谢灵运“众山亦当窗”和《登江中孤屿》的诗意，而且具备了感人的意象，使读者很容易从诗中的具体场景联想到作者与友人一起饮酒、题诗的快乐与豪情。《河岳英灵集》还有两处用到“兴象”：一处是《序》中批评南朝以来的诗歌创作弊端：“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另一处是评论陶翰诗歌：“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这两例中的“兴象”也都是指足以引发读者联想的诗歌意象。类似的例子很多，其中人们经常引用的有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中的“境生象外”说，司空图《与极浦书》中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以及王昌龄《诗格》“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说等。按：王昌龄所说的“假物”，是指借助一些并非当时看见的物象来形容眼前景物，比如谢朓“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其中“绮”和“练”的运用就属于“假物”手法；“真象”则指当时所看到的景物的真实情状，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但不管是“假物”还是“真象”，都是就诗歌作品中已经形成的意象而言。这些所谓的“境”、“象”或“境象”，与人们所讨论的古典诗歌的意境审美特征是一致的。后人在评论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时，也大多从“境象”角度着眼，比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说“盛唐绝句，兴象玲珑”，翁方纲《石州诗话》卷四说“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逸”等。

二、从创作实践角度看唐人境象观所关注的若干重要诗学问题

(一) 以“境象”为核心的“诗境”观

在诗歌创作兴致的感发问题上，唐人继承了传统的物感心动说，认为自然景物是产生诗兴的重要源泉。唐代诗人作品中，很多时候直接运用“象”或者“境”来代替“物”或“景”。比如皎然，他一方面说“新景当诗情”（《奉陪杨使君頊送段校书赴南海幕》）、“诗情属风景”（《送王居士游越》）、“山情与诗思”（《送丘居士游越》），另一方面则提出“诗情缘境发”（《秋日遥

和卢使君》)。类似的例子如白居易《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因继和之》:

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①

司空图《率题》:

宦路前街闲不记，醉乡佳境兴方浓。一林高竹长遮日，四壁寒山更闰冬。^②

周繇《甘露寺北轩》:

晓色宜闲望，山风远益清。白云连晋阁，碧树尽芜城。少静沙痕出，烟消野火平。最堪佳此境，为我长诗情。^③

李山甫《山中寄梁判官》:

归卧东林计偶谐，柴门深向翠微开。更无尘事心头起，还有诗情象外采。^④

贯休《秋晚野居》:

僻居人不到，吾道本来孤。山色园中有，诗魔象外无。^⑤

^①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六，第18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② 《全唐诗》卷六三三，第1595页。

^③ 《全唐诗》卷六三五，第1603页。

^④ 《全唐诗》卷六四三，第1620页。

^⑤ 《全唐诗》卷八三二，第2040页。

齐己《荊州貫休大師舊房》：

疏篁抽筍柳垂陰，旧是休公種境吟。^①

这些诗例中的境或象，都与作者的创作兴致有关。

从表面上看，主张物感心动与强调境象引发诗兴，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唐代，情况就不同，因为唐人在强调境象与诗兴关系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诗境”概念。这是我们应当格外关注的一种现象。所以，在唐诗中，我们可以经常见到“诗境”这一术语，如白居易《将至东都先寄令狐留守》：

黃鳥無聲葉滿枝，閒吟想到洛城時。惜逢金谷三春盡，恨拜銅樓一月遲。詩境忽來還自得，醉鄉潛去與誰期。東都添個狂賓客，先報壺觴風月知。

朱庆馀《陪江州李使君重阳宴百花亭》：

閒携九日酒，共到百花亭。醉里求詩境，回看島嶼青。^②

刘商《酬问师》：

虛空無處所，彷彿似琉璃。詩境何人到，禪心又過詩。^③

冷然《宿九華化成寺庄》：

佛寺孤庄千嶂間，我來詩境強相關。^④

① 《全唐诗》卷八四四，第2068页。

② 《全唐诗》卷五一四，第1302页。

③ 《全唐诗》卷三〇四，第766页。

④ 《全唐诗》卷八二五，第2022页。

许浑《与裴三十秀才自越西归望亭阻冻登虎丘山寺精舍》：

春草越吴间，心期旦夕还。酒乡逢客病，诗境遇僧闲。倚棹冰生浦，
登楼雪满山。^①

雍陶《韦处士郊居》：

满庭诗境飘红叶，绕砌琴声滴暗泉。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
溪烟。^②

姚合《送殷尧藩侍御游山南》：

诗境西南好，秋深昼夜蛩。人家连水影，驿路在山峰。谷静云生石，
天寒雪覆松。我为公府系，不得此相从。^③

这些例子中的“诗境”，含义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指诗歌的境界，有的则指如诗一样的自然美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指一种相对独立、完美的境界。后人在评论唐诗艺术成就时，往往认为唐诗意境美的关键之一，在于自然浑成，看重的正是作为有机统一体的诗境构成特征。一首诗歌，如果缺乏完整性，不能达到各种意象的和谐、统一，根本谈不上意境美；而有意境美的诗篇，情与景、意与象以及各种意象之间，必然达到相互交融、如盐著水的境界。这就是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描绘的盛唐诗境：“莹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从诗学审美观念的发展过程看，唐诗中不断出现“诗境”这一术语，实质上体现了唐代诗人对诗歌境界的深刻认识。

（二）唐人“诗境”观的独特情感内涵及其形成原因

唐人不仅提出“诗境”概念，而且还赋予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其中最引

① 《全唐诗》卷五三〇，第1343页。

② 《全唐诗》卷五一八，第1312页。

③ 《全唐诗》卷四九六，第1254页。

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指优美、幽静、悠闲的景致，并与诗人的超然情怀紧密相连。比如白居易《秋池二首》其二：“朝衣薄且健，晚簟清仍滑。社近燕影稀，雨余蝉声歇。闲中得诗境，此境幽难说。露荷珠自倾，风竹玉相戛。谁能一同宿？共玩新秋月。暑退早凉归，池边好时节。”^① 所谓“闲中得诗境”，指的就是诗境来源于宜人的秋池景色，而这种幽静之境，又跟作者内在的悠闲心境相统一，所以他在《立秋夕有怀梦得》诗中说：“是夕凉飚起，闲境入幽情……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② 《偶题阁下厅》也说：

静爱青苔院，深宜白鬓翁。貌将松共瘦，心与竹俱空。暖有低檐日，春多颺幕风。平生闲境界，尽在五言中。^③

这里的“闲境界”，既是家居环境，同时又是作者心境，更是作者所热衷表现的诗境。晚唐司空图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对传统意境论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诗论家，他在自己的诗篇中同样提到这个问题，《杨柳枝二首》其一曰：

陶家五柳簇衡门，还有高情爱此君。何处更添诗境好，新蝉欹枕每先闻。^④

他所说的美妙诗境，同样源于清净的新秋景色和高逸情怀，是“高情”与悦耳蝉声两相融合的产物。其他如雍陶《和刘补阙秋园寓兴六首》其二：

闭门无事后，此地即山中。但觉鸟声异，不知人境同。晚花开为雨，残果落因风。独坐还吟酌，诗成酒已空。^⑤

^①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二，第1492—14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②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十九，第2008—20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③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九，第12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④ 《全唐诗》卷六三四，第1601页。

^⑤ 《全唐诗》卷五一八，第1311页。

齐己《寄道林寺诸友》：

吟兴终依异境长，旧游时入静思量。江声里过东西寺，树影中行上下方。春色湿僧巾履腻，松花沾鹤骨毛香。老来何计重归去，千里重湖浪渺茫。^①

这两首诗都涉及诗兴与外境之关系，但作者所描绘的物境、心境，同样是远离喧嚣尘世的幽静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对“诗境”审美特征的认识，虽然与传统的物感心动说关系非常密切，但更侧重于欣赏、表现与作者超脱、闲逸情怀相一致的自然景致。权德舆《左武卫曹许君集序》中说许君“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现代学者往往把这里的“意与境会”看成意境说在唐代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大都忽略权德舆所说的“意”与“境”的独特内涵：许君“都于鄱阳，有佳山水，遂以贞遁为心，不近声利”。可见，许君诗中之“意”就是这种“不近声利”的高蹈情怀，而诗中之“境”，则与这种情怀相表里。吕温《联句诗序》说“研情比象，造境皆会”，晚唐诗学家司空图说“思与境谐”，实质上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后人往往把意境美跟唐代山水田园诗联系起来，应当说是具有一定根据的。有些诗学家反对这种看法，说明他们所理解的意境在内涵上更为宽广，也说明意境理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里应当顺便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唐人心目中的诗境大多偏重于优美的山水、幽静的景致和超然的情怀？原因可能很多，但以下两点或许最为重要。

第一，跟佛教、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唐代三教并重，在人生态度、个体精神生活方面，唐人深受老庄哲学和佛教理念的熏陶，“诗圣”杜甫也不例外，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同样拥有一份悠闲脱俗、神往尘外的情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就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② 的愿望，因此，在他所提到的诗兴中，有一类也属于幽静、隐逸之兴，与现实政治、民间疾苦无直接关系。如《西阁二首》其二说

^① 《全唐诗》卷八四四，第 2068 页。

^②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九，第 171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①，入海寻求诗兴，体现的是他摆脱世俗羁绊、往蓬莱岛求仙的念头，而这种意绪正是他的诗歌内涵之一。在杜诗中，我们时常见到这样的诗兴：

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秋野五首》其三）

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万丈潭》）

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春日江村五首》其二）

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北征》）

坐对泰山晚，江湖兴颇随。（《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八）

早春重引江湖兴，直道无忧行路难。（《人日二首》其二）

这些诗例中出现的山林、青云、林泉、江湖等意象，从深层意蕴上说，都跟杜甫所向往的隐逸生活有关，尤其是在他的晚年，此类诗兴以及因此而创造的诗境，与那些深受老庄、佛学影响的诗人的诗境有颇多相似之处。

由于深受佛教、老庄思想的影响，唐诗中有不少作品在提到“境象”之幽美及其对作者诗兴的激发功能时，往往直接与“道”联系在一起。比如齐己《寄酬高辇推官》：

道自闲机长，诗从静境生。不知春艳尽，但觉雅风清。竹腻题幽碧，蕉干裂脆声。何当九霄客，重叠记无名。^②

这里就将道、境、诗三者统一起来。唐德宗李适有《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诗：

招提迹皇邑，复道连重城。法筵会早秋，驾言访禅扃。尝闻大仙教，清净宗无生。七物匪吾宝，万行先求成。名相既双寂，繁华奚所荣。金风扇微凉，远烟凝翠晶。松院静苔色，竹房深磬声。境幽真虑恬，道胜外物轻。意适本非说，含毫空复情。^③

①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4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② 《全唐诗》卷八四二，第2062页。

③ 《全唐诗》卷四，第30页。

这首诗的创作环境就是佛教寺院，自是一个清净场所，因此说“境幽”而“道胜”，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心境澹泊恬适，原本无须言说，意会即可。但作者毕竟还是创作了这首诗，说明他并非真的“含毫空复情”，而是情不自禁，将这种愉悦之情、幽美之境通过诗歌表现出来。这样的诗境，当然与对佛道的体悟关系甚大。

有些作品虽然没有表达得如此全面，但外在境象、内在心境及其与道的关系同样非常明显，如陆瀍《和张相公太原山亭怀古诗》：

激水泻飞瀑，寄怀良在兹。如何谢安石，要结东山期。入座兰蕙馥，当轩松桂滋。于焉悟幽道，境寂心自怡。^①

钱起《过瑞龙观道士》：

不知谁氏子，炼魄家洞天。鹤待成丹日，人寻种杏田。灵山含道气，物性皆自然。白鹿顾瑞草，骊龙蟠玉泉。得兹象外趣，便割区中缘。石窦采云母，霞堂陪列仙。主人善止客，柯烂忘归年。^②

王建《昭应李郎中见贻佳作次韵奉酬》：

窗户风凉四面开，陶公爱晚上高台。中庭不热青山入，野水初晴白鸟来。精思道心缘境熟，粗疏文字见诗回。诸生围绕新篇读，玉阙仙官少此才。^③

柳宗元《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

郡楼有遗唱，新和故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梦寻……宏规齐德

^① 《全唐诗》卷三六六，第916页。

^② 《全唐诗》卷二三八，第598页。

^③ 《全唐诗》卷三〇〇，第755页。